

## YL029《遠足》

1.

盛夏嘅駿業街公園，被新起嘅幾棟高層大廈圍困，翳焗冇風，烏雲密佈嘅壓抑，空氣令人窒息。觀塘不停變幻，清拆同建設永遠同步進行，多如雨後春筍嘅地盤，建築車輛出出入入，捲起一陣陣沙塵，近嘅鑽地聲，遠嘅打樁聲，重疊又重複。而且，地盤霸佔行人路，行人同車零距離接觸，司機不耐其煩，響咗示警。噪音同行人各不相讓，互相衝撞，一段日復日上演嘅工業音樂，令人心浮氣躁。

就嚟正午，攞著新潮油頭嘅Gilbert，直間恤衫套入緊身西褲內，衫袖摺起，露出手腕上醒目嘅綠圈勞力士。企喺公園嘅暗角，扯低口罩煙駁煙，一邊留意附近巡警同衛生幫辦嘅行蹤，一邊玩交友程式，手指飛舞隨意左右掃撥。將交友距離限至半徑兩公里，但心，早就飛到兩萬光年之外。想用手指撥開迷霧，走出觀塘呢座愁城，而起行，唔駛急，但要快，最重要有伴。

Gilbert 任職嘅飛機零件分銷商略有規模，但苦於疫情帶嚟嘅航空業不景氣，Gilbert 一組人嘅銷售，已經接近半年未達過標。經理一日兩三次行近 Gilbert 座位，將達標數字嘅差距，以及喺香港好景氣嘅年代，好跑得跑到買樓收租嘅威水史，交替重複，吟吟沉沉，好似跳針唱片咁。老調子，永遠唱唔完。

就喺今朝，在家扮工幾個月嘅香港分公司總經理，無端端落辦公室巡視。經理為咗表現管治威信，專登趁呢個機會，要求下屬一字排開，好似死刑囚咁，宣讀各種罪狀，然後公開處刑。對於做開銷售嘅 Gilbert 嚟講，所謂嘅處刑，都不過係難聽說話加幾句粗口，係打人唔痛嘅海綿子彈。

反而，側跟觀賞行刑一幕而竊笑嘅總經理，猥褻陰濕嘅笑聲，係一發命中 Gilbert 自尊嘅冷槍。唔現實嘅銷售目標，由「在家工作」嘅總經理親自制定。疫情以來，乘客數字幾乎清零，航班大減，邊有人要貨？

Gilbert 可以啞忍呢一切，但出聲，或者幫到其他同事。「總經理，其實你知道都知咩環境，不如調整一下銷售目標，同總公司反映？」

總經理扯鬆領呔，拉低口罩，低頭點起一枝煙，從容吸一啖之後，嘴藐藐將二手煙噴到 Gilbert 臉上。Gilbert 咬住下唇，揸緊拳頭。

「好嬲？唔喎呀？條數冇得傾，大把入準備畀你個位起飛，唔好頂住條跑道。」Gilbert 後悔自己嘅衝動。總經理一口抽完香煙剩低嘅部份，噴出一室二手煙，揚長而去，噴得 Gilbert 一臉烏煙瘴氣，望住總經理嘅背影走出辦公室後，大家就作鳥獸散。

Gilbert 一刻都唔想再留喺辦公室，冇人追前慰問，亦冇人阻止。Gilbert 挺身而出，但下屬噤若寒蟬。但如果想喺呢個城市生存，人，要少一分堅持，多一分卑微。

2.

十二點三，Gilbert 腦內有兩個令人心煩嘅乒乓球手，一邊只想任性，一邊只想救返份工，來回反彈，衝擊思緒。手機忽然一震，收到交友程式通知，配對到一個叫 Joan 嘅女仔。Joan 冇張貼自己外表，大頭相係一隻開心嘅賓尼兔，佢冇印象見過呢個名，大概係之前亂咁讚好時擦身飛過嘅人。

不過，既然佢喺啱嘅時候出現，何妨見面？呢個時間，呢個距離，直接約食飯，十分自然。

「嗨，你喺觀塘返工？不如一齊食晏？」

「幾點邊度等？不如就駿業街間茶餐廳？我公司附近。」Joan 幾乎秒回。

講起時間，Gilbert 望一望手上嘅撈，醒起大概已經冇得撈。剛剛畢業，喺銀行仲做緊第一份工嘅 Gilbert，入鄉隨俗，忍痛用三個月人工買咗呢隻「撈」，只因為上司一句，「個客知道你搵到，先至有信心你會幫佢搵到。」如今，錢就冇，撈就戴咗十年，Gilbert 輕輕盤算，升值唔少，賣走手錶，可以頂得幾期樓按同保險。

「我已經喺附近嘅公園，今日想散心，冇冇時間？想去遠少少食飯。」

大約十分鐘後，前嚟相認嘅，係一個外表普通嘅年輕女仔，著住公司制服，心口位置繡上一間老牌旅行社嘅公司名。制服款式有種唔屬於呢個年代嘅調皮，似曾相識嘅感覺，就似香港曾經流行嘅傳統日資百貨公司，喺升降機排隊位置，舉牌示意隊尾嘅女職員。

「不如我哋去北角食飯？會睇住時間，唔會太晏。」Gilbert 唔想留嚟觀塘。

「好呀，冇生意，最多嘅就係時間。」Joan 聳聳肩，一副無可無不可嘅表情。

「行啦。」Gilbert 指向海嘅方向。

一起步，天空就開始落雨，而且越落越大。Gilbert 打開手上嘅長遮，遮埋Joan。喺落雨嘅觀塘行走，其實係一種折磨。觀塘嘅行人有一股煞氣，放工同食晏時間，路上嘅每個人都好似物理堂「布朗運動」嗰啲原子，橫衝直撞，互相排斥，為嘅就係保護前進嗰條隱形嘅直線。忍讓嘅人，就會被身邊個啲隱形直線重重圍困而動彈不得。落雨嘅時候情況就更差，行人保護自己條直線之餘，仲會暴力排除一切濕身嘅可能，如果你禮讓，擔高雨遮，行人嘅遮就會化身血滴子，批你個頭，鏟你個身，禮讓根本唔係一個選擇，你只能同行人遮鬥遮，進行一場雨傘合戰。

但同時，Gilbert 同 Joan 嘅安全距離，亦被呢股暴戾人潮消融，開始一段步速緩慢嘅路程。

觀塘碼頭係觀塘人煙最稀少嘅角落，碼頭內外都係釣緊魚或者無所事事嘅大叔大嬸，建築物破破落落，周圍嘅牆壁佈滿植物同塗鴉，有城市廢墟嘅味道。去北角嘅船十二點九開，Gilbert 同 Joan 坐喺殘破嘅碼頭入邊等船，交換負能量。

聽完Gilbert 訴完今朝發生嘅苦水，Joan 話鋒一轉。「你記唔記得，有幾耐冇去過旅行？」

Gilbert 覺得好笑。「耐到唔記得，呢幾年邊個返工嘅人去過旅行？」

「我之前做空姐，結果公司炒人，上年年頭入咗依家呢間旅行社。我老闆成日聲稱自己有內幕猛料，香港好快開關，我初初入去係籌備復辦歐洲團，你估下我依家搞緊咩團？」

「未開關可以去邊？銅鑼灣購物團？」

「未至於，本地團，做香港人生意。帶團去冷門地方，塔門，東龍洲，蒲台島，之類。」Joan 講每個地方名之前有半秒嘅停頓，對於籌辦本地團，根本冇興趣。

「呢啲地方，自己搭船都去到啦。」

「係呀，所以我哋都係做下屋邨街坊團，但老闆講到明，遲早會炒魷。」Joan 一邊講一邊望住手機，公司嘅通訊群組不停收到信息。「老闆話，不如將本地團年輕化，要公司後生啲嘅女同事上鏡，拍微電影，分幾集去勻全香港最偏僻嘅地方追女仔，想話俾香港人知香港有幾靚。拍攝計劃啱啱出左嚟，今個星期日，要我去山旮旯咁遠嘅鹿頸，扮村長個女。」

「幾好呀，可能拍完觀眾會鍾意你，轉行做演員呢。」

「導演係老闆，編劇係老闆，男主角都係老闆。」Joan 好大力皺眉，眉心幾乎擠壓出一條直線。「做得我爸爸有餘。啱啱又發私人訊息俾我，話希望畀我哋個集……」Joan 欲言又止，一臉厭惡不快。「加一場親熱戲。」

Joan 深呼吸，歎息，似食緊一支無形嘅煙。

船嚟到，上船嘅只係得幾個乘客。Joan未搭過呢條航線過海，眼前呢架殘舊嘅兩層小輪，有啲似離島嘅內航船。由於落緊大雨，只能夠坐下層冷氣倉，能見度太低，外面一片白濛濛，有啲似深入雲層嘅飛機倉，但氣氛比較沉鬱，因為即使令人聯想到飛機，渡輪都只不過係渡輪，目的地係不足三公里外嘅北角。

「返工唔開心嘅時候，就會想搭船過北角食晏。呢個係我盡計食晏時間，可以同觀塘保持嘅最遠距離。」Gilbert一路講，一路望住窗外白茫茫。維持現況比改變更難，或者今朝嘅事，就係契機。

「你就好啦，起碼有閒情。我日日都食樓下間茶餐廳，例必外賣，驚排隊。」

「茶餐廳代表香港嘅文化就啱喇，餐牌上面總有十萬樣選擇，你以為有得揀，可以隨心所欲，到頭來，全部都唔好食。當所有選擇都係唔好嘅選擇，咁根本就係冇得揀。」

Gilbert 喺香港仲係美食天堂嘅年代長大，當時嘅味覺記憶，廿幾年前就同歐美遊客一齊消失殆盡。最熟悉嘅，係公司附近茶餐廳嘅味道，沙爹牛肉個汁冇沙爹味，顏色似蠔油，半透明，死鹹。

「適者生存，茶餐廳之所以係咁，因為香港就係咁。」船即將埋岸，Joan 望向漸行漸近嘅北角。迷濛中依稀見到碼頭隔離嘅一列豪宅。喺環球經濟劣勢中堅持最進取嘅價格，維持十室九空嘅狀態。

「多謝你咁大雨都陪我。」Gilbert 為突如其來嘅大雨感到抱歉。

3.

北角碼頭落船，喺雨中慢步至春秧街。老舊矮小嘅電車總站，電車軌九十度急彎轉入春秧街街市。街市因為大雨而冷清，排檔側邊係電車軌，電車緊貼路邊排檔慢駛入總站，同行人貼近並行，但速度緩慢，緊迫但唔緊張，置身東南亞鬧市嘅感覺。

電車總站裡邊，有一間其貌不揚嘅小食堂，冇招牌，牆上清潔嘅白色瓷磚，最簡單嘅木枱膠凳，寫滿牆壁嘅手寫餐單，裝橫其實同觀塘嘅工廠食堂別無二致。但唔同嘅係，呢度冇大音量電視播放新聞台，外面傳嚟雨聲同電車聲，相比觀塘嘅食堂，更有生活感。

食堂嘅顧客以街坊居多，電車一出一入，時間緊迫，車長往往有機會坐低食飯，匆匆一別。食堂中間一檯坐咗三個飲住孖蒸剝蝦食嘅佬，睇落大約五十零歲，皮膚粗糙黝黑，一臉鬚根，似係附近街市嘅小販。雖然言詞鄙陋，粗口橫飛，鬧完落雨鬧賽馬，但係笑住鬧，聽唔出半點戾氣，同上司刻薄猙獰嘅問候相比，街市佬嘅無禮講，反而為呢個空間注滿快樂嘅空氣。

「想唔想飲返杯？啤酒可以叫阿姐買返嚟。」Gilbert 向店內勤快工作嘅尼泊爾師奶打招呼，延續剛才街市稍瞬即逝嘅異國風情。

「唔喇，陣間仲要返工。」Joan 講嘅時候，眼睛冇離開過隔離枱兩支大孖蒸。

尼泊爾師奶用廣東話溫馨提示食客掃針咭，二人除低口罩，見到彼此嘅臉，相視而笑。相遇已經係一個鐘頭之前嘅事，但除低口罩，依然有一種玉帛相見嘅靦腆感。口罩，已經成為香港人嘅第二層皮膚。

廚房得一位老師傅密密炒，勤勞而熟練嘅身影，係日久養成生活姿態。食堂嘅手寫餐單充滿數之不盡嘅選擇，但隱藏嘅選擇更多，只要講得出，師傅都會嘗試為食客準備。

「椒鹽豬扒都可以㗎。喺多個湯。」喺Gilbert嘅推介下，點咗椒鹽豬扒飯，星洲炒米同埋芥菜鯪魚滑湯。

「其實電車總站就拆，食堂就嚟唔做㗎喇。」Gilbert語氣平淡，「大概十年前，我仲喺北角讀緊副學士，成日走堂，同啲豬朋狗友嚟呢度飲兩杯。喺呢度，可以回味以前嘅無拘無束，因為呢度真係冇變過。」

轉眼送到枱面嘅椒鹽豬扒飯熱辣辣，大量嘅切粒指天椒，未刺激味覺，先刺激嗅覺，隨住飯嘅蒸氣上升，蒜蓉辣椒刺激嘅香氣，Joan憶起幾年前嘅香港，往事如煙，但嗆喉。

Gilbert將辣椒連同豬扒一齊放入口，Joan吞一吞口水，撥開往事嘅煙霞，模仿Gilbert嘅食法，感受到久違嘅滋味。

Joan心諗，睇落平凡嘅食物，純粹暴雨同轉折交通，得來不易就變得美味？以前做空姐飛日本嘅時候，同一個新相識嘅男仔惠顧一間開通宵嘅家庭餐廳，當時當刻，定食好快嚟到，Joan輕輕咁批評跟餐嘅麵豉湯難飲，男仔就同佢講咗一個關於麵豉湯同期待嘅故事。

以前，有一個武士去探訪一個廚藝高超嘅僧人，希望一嚐手勢。僧人吩咐武士坐低等等，但一等再等，三催四請，等到最後，終於迎來一碗好味嘅麵豉湯。武士追問麵豉湯美味嘅秘密，僧人回答，秘方，就係等待嘅時間。

聽後就放下嘅故事，呢一刻，Joan否定呢個說法。麵豉湯，唔會因為上枱快而變難飲，肯定係原本就已經難飲。離島唔會因為需要搭幾個鐘車船來回，就變成黃石公園咁嘅巍峨山水。

生意亦唔會由於經歷咗疫情期間，無止盡嘅等待同失望，就會重新變好，勝利回歸。或者人同人之間，都係一樣。

食堂即將消失先至初次邂逅，又如何？Joan 鍾意 Gilbert 介紹嘅呢個地方，不落俗套。重要嘅係，識到一個初見面已相處舒服嘅「飯友」，實在不枉呢趟本地遊？或者，叫做遠足比較適當。

4.

飯後，大雨依然，漫步返北角碼頭回航。經過九龍城航線，Gilbert 行入便利店，買咗兩罐啤酒。

「頭先望咗咁耐，知你想架喇，上船飲啦。」

明明話唔飲嘅 Joan，立即就搶咗其中一罐，打開就灌落肚，發出超嘢嘅聲音。口感固然冰涼同順滑，但更美味嘅，係一口任性同不負責任嘅味道。Gilbert 並冇俾 Joan 嘅率性嚇到，佢聽完 Joan 好嘢嘅聲音，自己都立即複製一次。

北角往觀塘嘅船上，依然係雨中嘅一片迷濛。船倉內，Gilbert 諗起，以前去旅行，返香港嘅飛機，穿過雲層之後，總有大驚小怪嘅乘客話，香港真係好靚、好靚。香港係咪好靚？會去旅行，除咗散心，亦因為世界上靚過香港嘅地方太多。問心，香港從幾十年前開始，已經係一個充滿視覺污染，迫夾，嘈吵嘅城市，同好多地方相比，甚至不宜居住。但至少，航班成功降落香港帶嚟嘅安心感，好實在。呢種感覺，疫情後已經變得陌生，要用力回憶，先至記得起。

「如果不顧現實，你依家會做緊乜嘢？」

「唔知喎。」微醺嘅 Joan 雙眼閃爍住盼望。「我估我呢一刻只係想搵老闆一巴，辭職，返去休息喇覺。」

Joan 講出如此簡單膚淺嘅願望，Gilbert 陷入沉默，因為知道自己嘅願望，如果變成語言，亦同樣膚淺。

願望膚淺，即係容易實現。Gilbert 希望 Joan 嘅願望同自己一致。

「多謝你陪我，送你返公司。」

落船之後，由觀塘碼頭經天橋穿過簇新嘅保險大廈，沿住鴻圖道，繼續同飯後趕住返工嘅人群鬥遮。突然，若有所思嘅 Gilbert，放慢腳步，輕輕拉住 Joan 從人群中轉入鴻圖道狹窄嘅後巷。平時企滿煙民嘅位置，雨下作鳥獸散，簷篷底不見人影。

大雨急速打落雨傘，密集嘅噠噠聲，同呢對男女嘅心跳聲同步。

Gilbert 拉低二人嘅口罩，抬起 Joan 嘅下巴，輕輕親吻。Joan 冇逢迎，亦冇反抗，只係閉上雙眼，以唇和應。

「本地遊就算罷啦，我做你導遊，帶你忘記觀塘，去比北角更遠嘅地方？」Gilbert 用冒險家嘅口吻，向 Joan 推介自己懸在半空未有計劃嘅行程。

「例如呢？荔枝角？」

「吓，最少都舂坎角啦！」

「其實香港仲有天涯海角！」Joan 微笑。兩人臉上放晴。

兩個膚淺、毫無大志嘅人，唔知仲可以靠乜嘢生活，甚至心意都唔確定，但時機成熟，今日適宜拋棄觀塘。佢哋已經搵到，可以一齊實行呢個計劃嘅伴侶。

突然間，匿入後巷食煙嘅制服男，一臉愕然，高聲呼喝，「戴返口罩！依家拉你哋599I，身份證！」



Gilbert 同 Joan 四目交投, 兩個人好有默契咁, 拋開雨傘, 一齊轉身就跑, 消失於鴻圖道趕返工嘅人潮中。

(5199字)